

中国传统记忆丛书

矫友田 著 济南出版社

图说老物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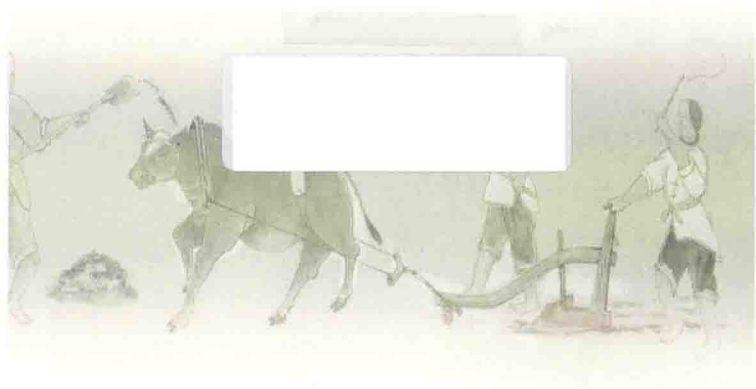
岁月到底为我们留下了什么，又带走了什么呢？
在这个日益喧哗和浮躁的红尘中，我们往往轻易地就选择了遗忘，将那些萦绕着童年欢悦的炊烟，以及淳朴的笑容和充满睿智的叮咛，都湮没在懵懂的时光里。
假如真是这样，或许有一天，我们会蓦然发现，自己的灵魂之根竟不知该扎往何处，因为我们已经遗忘了太多本真的记忆。
一个人丢失了本真，就会失去自我；一个民族丢失了传统，就会失去世界。
传统文化，是一个民族的灵魂，也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基石。留住那些传统的记忆，不仅仅是留住我们心灵的栖息地，更重要的是留住了一眼涌动着美德之水的甘泉。



中国传统记忆丛书

矫友田 著 济南出版社

图说老物件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图说老物件 / 矫友田著. — 济南: 济南出版社,

2015. 2

(中国传统记忆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488 - 1443 - 6

I. ①图… II. ①矫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32246 号

出版人 崔 刚
丛书策划 张元立
责任编辑 胡瑞成
装帧设计 侯文英

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
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(250002)
发行热线 0531 - 86116641 86922073 67817923
编辑热线 0531 - 86131721 86131722
网 址 www.jnpub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济南鲁艺彩印有限公司
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150 毫米 × 230 毫米 16 开
印 张 16.25
字 数 233 千
定 价 48.00 元

(济南版图书,如有印装错误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0531 - 86131736)
法律维权:0531 - 82600329

写在前面

时光荏苒，每个日子都将定格为历史。

回首那一个个渐行渐远的日子，无论是澎湃激情，还是满腹惆怅，都已伴随着岁月的风尘一点点地泛黄，抑或彻底地褪去色泽。

岁月到底为我们留下了什么，又带走了什么呢？

在这个日益喧哗和浮躁的红尘中，我们往往轻易地就选择了遗忘：将那些萦绕着童年欢悦的炊烟，以及淳朴的笑容和充满睿智的叮咛，都湮没在慵散的时光里。

假如真是这样，或许有一天，我们会蓦然发现，自己的灵魂之根竟不知该扎往何处。因为，我们已经遗忘了太多本真的记忆。

一个人丢失了本真，就会失去自我；一个民族丢失了传统，就会失去世界。

传统文化，是一个民族的灵魂，也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基石。留住那些传统的记忆，不仅仅是留住我们心灵的栖息地，更重要的是留住了一眼涌动着美德之水的甘泉。

正是基于这个目的，我们筹划推出了以“中国传统记忆”为主题的系列图文书，以期将更多传统文化的印记重新展示在你的面前，使你在愉快的阅读中，能够寻找回更多淳朴与本真的景象。在阅读的过程中，你会从那些与历史、民俗相关的记述中，领悟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本源，然后，怀着一颗敬畏的心去面对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。

以“中国传统记忆”这个主题作为创作主攻的方向至今，我已经陆续在全国各地走访、拍照七八个年头，搜集到了大量的一手资料。期间所经历的酸甜苦辣，都已经化为创作的动力，融入每一行



文字当中。

首批推出的“中国传统记忆丛书”共分四册：《图说老祖师》《图说老吉祥》《图说老物件》《图说老家风》。这既是我们在“中国传统记忆丛书”这个系列上的第一次“收获”，也是我们再一次“播种”的开端。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，保证作品文字的生动趣味性和图片的丰富多彩性，从而将其打造成一套既具有阅读价值，又具有收藏意义的系列精品图书。

传统记忆，写满了沧桑，也印证了无数的精彩与希冀！

我们坚信，第二次、第三次及至更多的“收获”，会伴随我们的努力耕耘，如期而至。

如果这套丛书能够得到你的欣赏，为你唤回一些美好的思绪，并让你的心灵因传统文化的润泽而变得更加充实和明朗，我们将倍感欣慰。

我们也更愿意继续！

矫友田

2014年11月

目 录

第一辑 古老行当的灵性器具

纺花车 / 3

织布机 / 5

炉匠担子 / 8

剃头挑子 / 11

墨斗 / 14

锯 / 17

刨子 / 20

油梆子 / 23

货郎担 / 26

篾镰 / 29

拍板 / 31

塍挂 / 34

网梭 / 36

接生盆 / 39

钹锣 / 42

第二辑 淡出记忆的儿时耍货

泥老虎 / 47

兔儿爷 / 50

陀螺 / 53

泥哨 / 55

不倒翁 / 58

布老虎 / 61

老鼠娶亲 / 64

摇猴 / 67

叭哒猴 / 69

弹弓 / 71

空竹 / 74

呱嗒板儿 / 77

哗唧棒 / 79

旋木娃娃 / 81

泥人模 / 84

蟋蟀罐 / 87

竹节蛇 / 90

连环画 / 92

毛猴 / 95

噗噗瞪儿 / 98

纸翻花 / 101

第三辑 岁令时节的淳朴风景

面灯 / 105

发禄袋 / 107

蜡台 / 109

香炉 / 111

饽花槌子 / 114

纸凿 / 117

门笺 / 119

圣虫 / 121

第四辑 渐行渐远的沧桑农具

犁 / 125

耧 / 127

扇车 / 129

轱辘 / 131
耨 / 133
耙 / 134
竹磨 / 136
滑绳 / 138
撮簸箕 / 139
粪箕 / 141
碌碡 / 142
砣子 / 144
草耙 / 146
木叉 / 148
连枷 / 150
牛套子 / 152
镰刀 / 154
地瓜刀 / 156
铡刀 / 158
锄 / 159
镢 / 161
秧马 / 163
囤子 / 165
石磨 / 167
石碾 / 169
筛子 / 171
面箩 / 173
手推车 / 175
条筐 / 177

第五辑 梦中留痕的鞋帽服饰

虎头帽 / 181
虎头鞋 / 184
金莲鞋 / 187
蒲草鞋 / 190

斗篷 / 192
肚兜 / 194
大襟袄 / 197

第六辑 悠悠岁月的相伴物件

风箱 / 201
箸笼 / 203
泥漏子 / 205
算梁子 / 207
瓢 / 209
笊篱 / 211
水缸 / 213
纸缸 / 216
花盒子 / 218
圆斗 / 220
板凳 / 222
婆婆椅 / 224
炕花席 / 226
蒲团 / 228
棒槌 / 230
煤油灯 / 232
水烟袋 / 234
旱烟袋 / 237
火镰 / 240
烫婆子 / 242
鞋拔子 / 244
针插 / 246
鼠夹 / 248
斗笠 / 251
蓑衣 / 253
蒲扇 / 255

第一辑 古老行当的灵性器具



纺花车

“嗡嗡、嗡嗡……”

纺花车的声音，经常把睡梦中的孩子唤醒。蚊帐外面，一灯如豆。一位勤劳的母亲佝偻着身子，坐在蒲团上，左手牵着棉花条，右手摇着纺车柄。“嗡嗡、嗡嗡”的鸣声与屋外的虫鸣，组成了一首特殊而又优美的小夜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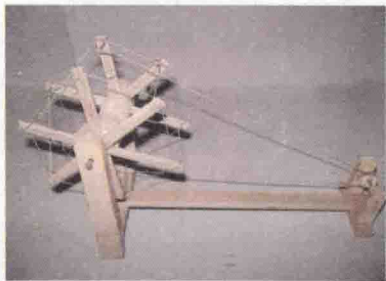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过去农村夜晚的一个真实写照。

那时候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纺车。勤劳的农妇们，白天忙着在田间劳作，晚上回家就着煤油灯微弱的光芒，摇起了纺车，一摇就会摇到深夜。慢慢多起来的线槌，可以为孩子们换回来两块做衣服的花布，还有每天都在精打细算的油盐酱醋。

凡是以前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，对纺花车大都怀有深刻的记忆。纺花车除了线轴之外，其他都是用木头制作的。右端是一个用木条拴绳做成的、直径不小于半米的驱动轮，轮子的轴上装有手柄；左端是装在轴承上的线轴，铁做的、直径几毫米，为从动轮。驱动轮与从动轮之间，采用绳子系紧。在摇动手柄的时候，驱动轮转动虽然不快，但细细的线轴却旋转如飞。

在纺线之前，先将棉花做成条状。然后，在铁轴上装上一个用秸草剥成的套管，从棉条上捻出一个线头，绕在套管上，便可以纺了。

纺线具有很强的技术性，过



古老的纺花车，样子是那么端庄和亲切，它的歌声仍回荡在许多人的内心深处。



在那些贫困的日子里，很多勤劳年轻的母亲，就是这样安静地坐在纺花车前，慢慢地变老。

去的农村妇女大都会纺。她们大都是无师自通，但需要长时间实践，方可熟能生巧，不可能随手拈来。初学乍练时，不是拉不出线，就是拉出的线粗细不均，如蛇吞蛤蟆似的，疙疙瘩瘩。若拿去织布，自然织不出平整的好布来。

在纺线时，左手持棉条拉伸的速度，要与右手转动的纺花车轮速度配合得高度默契。只有达到最高境界，才能纺出好棉线，粗细均匀，松紧适中。纺花车轮转速越快，棉线拉伸就必须同步加快，产量就会越高。熟练者，比初学者不知道要快多少倍。

妇女们爱惜自己的纺花车，就像爱惜自己的眼睛一样，绝不会允许孩子们随意玩耍。在孩子们的眼里，母亲纺线，就像是变魔术似的。有些孩子，喜欢坐在一旁看母亲纺线。

只见母亲手拿一根棉条，轻轻地凑在线轴的尖头上，轻巧运转的线轴便与棉条搅在了一起。此时，她的手向后一拉，划出一道长长的弧线，一根细细的棉线从棉条里面扯了出来。纺花车在“嗡嗡”地响着，她手中的棉条，一会儿工夫就剩下了一小截。

这时候，母亲再取一根棉条，续在前一根的尾巴上，轻轻地捏住，快速摇几下纺车，这样棉线就连续了下来，均匀地绕在一起，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大线槌。

很多时候，那些妇女们会一边纺线，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。纺车“嗡嗡”的鸣声，伴随着那些迷人的故事，永远地留在孩子们的心里。

纺花车，摇着岁月，摇着生活。那些曾经年轻的农妇，渐渐地变老，直到青丝被岁月染成白发。

纺花车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，早已停止了歌唱。但是，纺花车却真实地见证了母辈们的辛勤与沧桑，它们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。

织布机

中国古代，是一个讲究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。因此，在过去的农村，尤其是江南地区，很多人家都有织布机。

那时候，农家人穿的衣服，大都是用自家织的粗布缝制的。谁家的女主人手巧与不巧，只要一看她们家人的穿戴就知道了。而不是像现在，清一色的机制服装，都是从商场买回来的。

织布工艺看起来简单，其实却非常复杂。从纺线到织成布，需要经过多道复杂的工序。先是纺线、捋线、浆线、排线等，这些工序都完成之后，才能动手织布。

手工织布，就是用带线的梭子左右穿行。左手把梭子送向右边，右手接住，这时把机头拉回，把线压紧，再把下线踩下去；然后，右手再把梭子投向左边，左手接住，把机头拉回压紧，再把下线踩下去，这样循环往复。

织布时，双手和双脚都要互相配合协调，才能把布织得平整、光滑，没有斑点。布织好之后，再根据个人的爱好，将其染成黑色、蓝色或者是印花布。

这种布，因为是纯棉手工织成，夏天容易吸汗，穿着透气舒服，



织布机，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项伟大的发明，它使古代男耕女织的社会形态成为一种必然。



特别是做被里，冬天非常暖和。因此，这种布至今仍深受一些老年人的喜爱。

对曾经历过那段贫瘠岁月的人来说，在回忆起童年的时候，他们的眼前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母亲坐在织布机前织布的身影。

煤油灯淡淡的光线，将母亲的身影映在墙壁上，她的身影就铺满了整堵墙。母亲织布的姿势很优美，灵巧的双手麻利地穿梭引线，头也就忽左忽右地摆动，像在跳一种独特的舞蹈。

“咔哒、咔哒”的声音，就像仙乐，从遥远的天际传来，难道母亲是美丽的织女吗？

织布机，跟随我们人类已经有 3000 多年的历史了。原始的织布机，是席地而坐的手织，也叫腰机。这种足蹬式腰机没有机架，卷布轴的一端系于腰间，双足蹬住另一端的经轴并拉紧织物，用分经棍将经纱按照奇数或偶数分成两层，用提综杆提起经纱形成梭口，



海南黎族的妇女，在使用足蹬式腰机织锦。



旧时，有很多妇女一辈子与织布机相守，她们用一双巧手默默地织出一个个平凡家庭的梦想。

以骨针引纬，用纬刀打纬线。这种织布机虽然简单，但是已经有了上下开启织口、左右引纬、前后打紧三个方向的运动。腰机，是现代织布机的始祖。

20 世纪 40 年代，在我国的淮北平原及南方少数民族地区，仍有一些老人沿用这一古老的织布方法，织头巾或腰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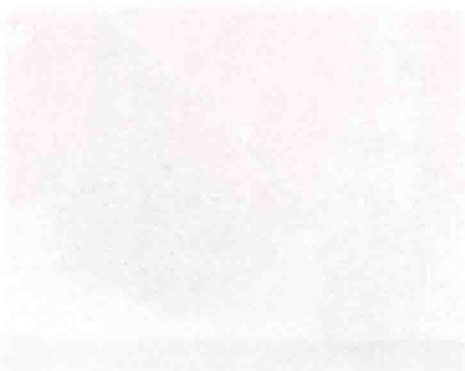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人们在织布生产的实践中，又逐步创造出了脚踏提综的斜织机。在汉代时，这种织机已经有了一



个机架，经面和水平的机座成五六十度的倾角，而且采用脚踏提综的开口装置。织布人可以坐着操作，手脚并用，生产效率比原始织布机提高了10倍以上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布机。

在中国古代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，手工纺线织布机械，发挥着重要或关键的作用。如果没有织布机，这一切也许是不可想象的。

现如今，辉煌了数千年的老织布机，早已经成了“古董”。然而，那“咔哒、咔哒”的声音，却一直回荡在很多人的记忆深处，因为那是一首充满了大爱的乐曲。



炉匠担子

“铜锅，铜盆破……”

这一声声洪亮而悠长的吆喝声，就是过去那些走街串巷的小炉匠们在招徕生意。

那时候人穷，生活艰难，孩子也多，摔坏盘子碗是常事，哪有钱光买新的呢？而且那时候大都使用生铁锅，使用久了，难免破损、裂缝。这些毛病，小炉匠都可以修补，使之“破镜重圆”，继续使用。

每每听到小炉匠那极富穿透力的吆喝声，家家户户便急乎乎地腾出自家的破家什，挨号去小炉匠那儿修补。

小炉匠是走村串巷吃饭的。小炉匠的全部家当，就是那副炉匠担子。扁担一般都是直的或是向下弯的，而炉匠的扁担要短许多，而且两头向上翘。

炉匠担子的一头是工具箱，内有3层小抽屉，最上一层是各式



各样的铜子，中间一层放锉子、钻头 etc 小件把什，最下层搁铁锤子等大件。锤子有3把：一把作锻打之用，最大最重；一把中号的，砸铜子；最小号的一把，一端呈斜面，专门往器具上打铜子。

凝视着这副陈旧的炉匠担子，在它的每一个抽屉里面好像都盛过许多艰辛或愉悦的往事。

担子的另一头是风箱，大小与工具箱差不多，用它

吹风生火，打制锅锔或钻头。另外还有一个很小的铁炉子和铁砧子。铁砧子只有巴掌大小，上面一个半圆形的弧形，一边是一个平耳朵，另一边有一锥形的小尾巴。

当然，最重要的工具就是金刚钻头和钻弓子。俗话说：“没有金刚钻，别揽瓷器活”。瓷器坚硬，全凭金刚钻才能打眼，上锔子。



炉匠师傅的手钻，曾为无数的器皿修补过裂痕。

过去，搞一个金刚钻很不容易，所以匠人对它们非常珍惜。每次做锔活的时候，都会在胸前挂一粗布围裙。坐下的时候，围裙正好铺在两腿上。金刚钻若掉了，先在围裙上找，要是找不到，就麻烦了。需要把地上的泥土一起收集起来，放在盆里倒上水，一遍一遍地淘洗，把泥沙都淘净，才可能找到金刚钻。

平时，他们是不舍得用的，只有在锔瓷器的时候，才舍得拿出来用。遇到有活要做的人家，炉匠师傅就会坐在小板凳上，膝盖上蒙上一块厚布，先用小刷子把要锔的碗碴和坏碗的掉渣裂纹处刷干净；然后，把碴和碗对好，用一根带钩的线绳，把钩挂在坏碴的碗沿上，线绳从碗底绕几圈把坏碴固定住。

然后拿出钻具，形似木匠的手钻，只是缩小了一些。一手把住立柱，柱端是金刚钻。一手拉弓，弓弦缠在柱上，反复左右拉弓，钻头刺进瓷体，冒出粉末。吹去粉末，露出细小钻眼。

钻眼在接茬的两边，两两相对。最后把锔尖安进钻眼，用小铜锤轻轻砸实，再抹上一点油灰，大功告成。活儿干得麻利，锔子间距匀称，好像上衣上面的一排对襟扣儿。看上去不是修补，而是一种镶嵌艺术。

锔盆、缸、锅等较大的器具，也基本是这个方法。只不过使用的锔子大一些罢了。不管是锔什么东西，最后都是按照锔子的数量



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炉匠师傅的手艺为平民之家带来过极大的便利。

算钱。当然，用大铜子要贵一些。

以前，农家人大都用生铁锅。铁锅损坏有两种，一种是碰破摔碎，只要用铜子铜上即可。另一种，就是在铸造的时候进了沙子，平时无碍，一旦锅铲把沙子铲掉，露出沙眼，便会漏汤漏油。

在补锅的时候，先用细锉把沙眼锉出新茬，然后在沙眼里穿上一个铆钉。铆钉头是一个熟铁片，钉梢很短，里外都用铜锤砸实调平，锅就补好了。

炉匠都心灵手巧，既然敢揽瓷器活，其他的杂活也不在话下。

比如打白铁、磨刀、磨剪子之类的杂活儿，木匠、石匠、铁匠不愿意做的，或是不能做的，炉匠师傅都能解决。

炉匠这种手艺，虽谈不上什么尖端绝技，却也能给普通百姓家节省下不少买新锅、新盆或新碗的钱。

近些年来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炉匠担子已经基本上从城乡里绝迹了。那些年纪稍大的人，还能在记忆的深处寻找到那一阵阵清脆洪亮的吆喝声。